

# 深扒蒙牛伊利 6 大罪状，媒体不敢说，那就我来说

写在前面：

这是一篇深扒蒙牛与伊利暗黑发家史的文章，长达 6500 字，但每一个字都不多余，每一个字都有意义，可能开头会有稍许枯燥，但如果可以，希望你可以认真读完这篇文章，最后你会发现，你在关心的，绝对是一件非常有意义、而且事关每一个人的事。

## 一、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

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：蒙牛、伊利的牛奶越喝越没有奶味了。

这不是错觉。

这个表述还不够精准，应该是：平价奶越来越没奶味了。\\

事实上，这是由以蒙牛和伊利为首的奶企在 12 年前埋下的恶果，而平价奶质量迟迟难以提升，只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恶果。其余数不清的恶果还有诸如：毛利润高达百分之 70 甚至 80 的婴幼儿乳粉，以及买着全球价格最高的国产乳粉，依旧惴惴不安的中国父母。

10 余年果然够久，人们早已忘记了蒙牛和伊利曾作过的恶。但即便在 12 年前蒙牛和伊利频频爆雷之时，很多人就避开蒙牛和伊利的丑闻不谈，认为蒙牛和伊利这两家“民族企业”被“整跨”了，外国同行公司就会乘虚侵入控制中国奶业，把它们整跨了就是整跨民族企业。

12 年后，蒙牛和伊利更是已与民族企业牢牢粘连，在如今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当下，你敢跟民族企业作对，就是与全国人民作对。

但是蒙牛和伊利真的配称民族企业吗？我战战兢兢地提出这个问题，事实上，我一直认为，蒙牛和伊利的几十年发展史，对中国产生的坏处绝对大于好处，倘若没有蒙牛与伊利，中国的奶制品行业或许远比现在好。

要谈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制品行业的伤害，想要细数蒙牛伊利作下的恶，必须要从 1983 年谈起。

## 二、恶之花萌芽

为什么我会把蒙牛与伊利放在一起谈？

不只是因为蒙牛和伊利是如今占据垄断地位的两大奶业巨头，更因为在我眼里，这两家公司不过是同出一根的两颗果实，归根结底他们的底色是一样的，这

也是为什么伊利与蒙牛的产品如此相似，除了牌子几乎一模一样：

伊利推出优酸乳，蒙牛就跟着推出酸酸乳；伊利推出 QQ 星，蒙牛就跟着推出未来星；伊利推出了安慕希，蒙牛就跟着推出纯甄；蒙牛推出了特仑苏，伊利也跟着推出金典。

甚至连出产的雪糕都几乎一模一样：

事实上，蒙牛与伊利的纠葛自 1983 年便已被埋下。

蒙牛创始人牛根生与伊利创始人郑俊怀本就出自一家公司，伊利集团的前身是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厂，1983 年 1 月，因为持续亏损，郑俊怀被调到该厂，任厂长，试图破局。

而牛根生就是郑俊怀的得力手下，当年能力出众的牛根生，很快就带领一波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实现了扭亏为盈。

1996 年，伊利集团成立，郑俊怀成了董事长兼 CEO，牛根生是伊利主管生产和销售的副董事长兼副总。

因为牛根生能力出众，并且与下属直接接触更加频繁，伊利有一半人都牢牢听从牛根生的调遣。

这下子郑俊怀慌了，眼看着自己有被架空的现象，这怎么行？于是两年后，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，牛根生被扫地出门。

被扫地出门后，反倒侧面证明了牛根生对厂内人才的影响之大，许多曾经的旧部都劝说牛根生东山再起，愿意辞职跟他继续干，不服气的牛根生响应手下意愿，筹措了 100 万后就注册了蒙牛乳业。

自此，蒙牛与伊利便展开了长达 20 年的拉锯战，这也是为什么，蒙牛与伊利一直纠葛不休，甚至看起来就像一家企业的真正原因。

就在这种相爱相生的厮杀中，蒙牛与伊利时而抱团、时而互相攻击，他们首先将其他乳制品企业击垮，而后再互相瓜分市场，形成两强双分天下的局面。但也就是在他们相爱相杀的争斗中，中国奶业走上了一条几乎不可挽回的歧路。

在 2000 年之前，中国尚且没有一家全国性品牌，因为当时市场上只能生产低温杀菌的巴氏奶，这种奶保质期只有几天，且必须冷藏，销售半径有限，难以规模化，所以市场上绝大部分都是区域性企业。

转机从 1997 年开始，这一年，牛根生即将被扫地出门，瑞典利乐包装公司与伊利达成了协议，我们熟悉的伊利盒装常温牛奶由此诞生。

2000 年后，利乐又与揭竿而起的蒙牛达成合作，只要蒙牛与伊利每卖出去一份奶，利乐就赚一份钱，这个默默无闻的包装公司反而成为蒙牛与伊利之战中的最大赢家。

自此，奶制品企业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，蒙牛和伊利开始进军全国，试图

二分天下。常温奶的出现让光明等地方奶企产生了危机感，试图反抗，曾经反目的蒙牛伊利则沆瀣一气，共同应对地方奶企的反抗，在 03 年时成功打败销售额居全国首位的龙头老大光明，开始占据主导地位。

2004 年，巴氏鲜奶企业们终于因为灭顶之灾般的压力团结在了一起，光明、新希望、燕塘、三元等四家以低温奶销售为主的中国乳品制造销售商，与美国国际纸业（另一家包装公司）公司达成联盟。一场鲜奶（即巴氏奶）和常温奶的大战随即爆发。

资本斗争里没有温度可言，蒙牛和伊利更是把不择手段发挥到了极致。

2005 年 2 月 2 日下午，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该委会议室召开了液体乳“鲜”字标识专家研讨会，与会人员约 40 人，其中包括卫生部、农业部、国标委、中国奶业协会、中国乳品工业协会、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三元、蒙牛、伊利、黑龙江乳业集团等有关专家或负责人。

有意思的是，利乐公司传播事务总监杨斌致中国乳协领导的一封信被带进会场，并一一分发给各与会者，信中强烈地表达了支持“禁鲜”的意愿。同时内蒙政府也暗流涌动，当时这些蝇营狗苟尚且没有摆在阳光下，但也为 2018 年的跨省追捕埋下了伏笔。

结果如蒙牛与伊利所愿，国家规定：低温鲜奶的外包装上不能再使用“鲜牛奶”等名称，而只能使用“灭菌奶(乳)”和“巴氏杀菌奶(乳)”等标准名称。

此后主打“新鲜营养”的低温鲜奶被迫更名。与蒙牛伊利作对的奶企从此几乎一蹶不振，直到 2008 年 1 月 1 日，“禁鲜令”才被解除，巴氏奶能叫回鲜奶了，但是低温鲜奶已经丢了大半江山，回天无力，以“纯牛奶”“早餐奶”等命名的常温奶、调制奶大获全胜，几乎垄断了液态奶市场。

但因为这场恶性竞争，导致各大国产奶企都不得不为了生存舍弃质量追求速度，以求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谋图一线生机，就在 05 年——08 年之间的短短三年内，国产奶业就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歧路。

### 三、恶之花绽开

即便当时在竞争中获胜，但那时的蒙牛依旧处于空壳状态，严重缺乏优质奶源，蒙牛选择从奶农手中收购低质牛奶，而后加工生产，因为中国奶牛生产严重滞后，并且缺乏优质奶牛品种，匮乏的奶源对面则是庞大的奶源需求，鲜奶争夺战一触即发。

因为质量不达标，为了求速度争夺市场，往牛奶里添加各种化学物质就成了各大奶制品企业默认的潜规则。既然蒙牛和伊利这些龙头老大都不怕添加，你怕个啥？更何况只要你不努力添加抢占市场，就休想在蒙牛与伊利的阴影下存活。

脂肪低了，加脂肪粉；细菌超标了，加抗生素；浓度低了，加乳清粉；发酸了，加碱面中和；蛋白质低了，加三聚氰胺蒙混。添加这些东西后的牛奶，只能保质六七个小时。因此，在将牛奶送检的车上还要备好双氧水，在检查前赶紧往里倒。

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中国奶业从源头到终端都彻底腐烂，而作为恶果的劣质奶粉，则被一包又一包地被送到中国孩子的嘴里。

2008 年，大头娃娃事件东窗事发，三鹿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，三聚氰胺几乎成为一代人的噩梦，直到 22 年后的今天，5 月份一起湖南郴州的“大头娃娃”报道，即便报道中说明了不是三聚氰胺所致，还是引发了一阵恐慌，曾经的噩梦被唤醒。

如今人们一提到三聚氰胺就会想到三鹿，但各位不知道的是，当年各大奶制品企业几乎全军覆没，如今的奶业领头人伊利蒙牛也光荣上榜。三鹿只是被顶出来成了出头鸟，得以让其他品牌悄然隐退。

说道这里不得不提及职业打假人蒋卫锁，其实工业原料添加的恶果早在 08 年以前就频频爆出，当时蒋卫锁为了揭露行业黑幕，整顿中国奶业，就自费 30 万元发起“中国西部乳业万里行”行动，整理出《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》调查报告。

为打假，他卖了企业，丢了老婆，两个孩子因此辍学，结果社会上反倒对他攻击的声音居多，说他是在毁灭中国奶业，社会上一度传言有人要花 50 万元买他人头。

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炸开，理解他的声音才多了起来，但就在三聚氰胺事件被爆出四年过后，2012 年蒋卫锁就被曾主动选择与其离婚的妻子捅死，与其妻子一同捅死蒋卫锁的还有其余 6 名青年，当时警方对外宣称是家庭纠纷，真正原因是否为此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为众人抱薪会被针对，被捅死，残害百姓的企业反倒顺风顺水，悄然隐退，恐怕这也是蒋卫锁未曾想到的结果。

蒋卫锁更想不到的是，一些在三聚氰胺事件中的受害者，在求公道的时候反倒被倒打一耙，郭利就是典例，郭利的女儿因为长期服用添加了三聚氰胺的雅士利奶粉，导致双肾产生结石，雅士利想要私了，郭利同意，于是在 2009 年约了郭利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，结果郭利等来的是警方的抓捕，判刑 5 年，17 年广东法院再审此案，改判无罪，但此时郭利已妻离子散，甚至连去看女儿的权利也被限制。

资本无情无义，很快蒙牛宣布收购雅士利，蒙牛当权者在接受采访时装作一脸茫然：“我们不知道郭利是谁。”

但这些都不是很毒的，恐怕蒋卫锁最想不到的，是这起三聚氰胺事件，不仅没有提高国内奶制品水准，反倒成了蒙牛和伊利降低奶制品质量的借口。

2010 年，蒙牛和伊利宣称由于三聚氰胺事件，不能往牛奶添加工业原料，所以无法提高奶源质量和制奶技术，就降低了检验标准。结果一降，就是世界最低。

蛋白质含量由旧国标的不低于 2.95 克/100 克降低到了 2.8 克/100 克。菌落不高于 200 万 CFU/ml（越低越好），一下子比旧国标提高了 150 万，反观美国和欧盟，标准都比我们高的多，美国要求牛奶蛋白质不低于 3.1 克/100 克，菌落总数不高于 30 万 CFU/ml。欧盟要求更高，蛋白质不低于 3.3 克/100 克，菌落总数不高于 10 万 CFU/ml。大家可能对这些数据不太敏感，那我就直说了——蛋白质含量低于 3g 的牛奶，都是垃圾。

很多人说，蛋白质含量的规定是针对生牛乳，生牛乳需要加工之后才会变成市场上售卖的牛奶，在加工的时候可以通过高温闪蒸技术去除水分，增加蛋白质含量，最后到消费者手中的牛奶蛋白质含量依旧不会太低。

这个逻辑没错，但蛋白质含量标准降低真正损害的，不是消费者，而是中国整个奶制品行业。

自一开始，中国生牛乳的蛋白质含量就远低于世界标准，因为中国奶农多是散户，标准参差不齐，而且奶牛品种质量极低，后天饲养技术更是与国外差的不是一般的大。面对这样的落后境地，国家标准竟然随着蒙牛伊利的需求反向升级，结果自然就是中国奶业的不思进取，奶源质量低下，既然你都降标准了，我又有何理由花钱自行升级？吃力不讨好？

但质量低下的奶最终还是会卖给普罗大众，结果依旧是消费者为蒙牛与伊利造就的恶果买单。

更不用提一下子提高 150 万的菌落标准，这是对中国奶业与消费者的双重损害，这个标准的意义在哪里？

以美国为例，美国要求菌落总数不高于 30 万 CFU/ml，结果就是全行业的质量提升，对于与牛奶直接接触的设备和容器都有明确的要求。如果不是一次性设备，在每次使用之前，不仅要求充分清洗，还要求使用高温或者化学试剂来消毒。

反过来再想想我们提升到 200 万菌落数量的后果，显然就是落后且不讲究的生产环境，毕竟你标准都这么低了，我有何理由不脏一点？

很多人说经过高温消毒，牛奶中的大量细菌会被杀灭，但注意了，目前任何技术都不可能全面杀死细菌，生牛乳中含的细菌越多，最后遗留的细菌也会越多，牛奶中的细菌种类繁多，大多数不会让人体产生直接反应，但各种如果一头奶牛感染了葡萄球菌而导致乳腺炎，它生产出了一批细菌数比较高的牛奶，本来这批奶不能进入市场，但因为标准降低，这批本不合格的生牛乳得以进入市场。这批

生牛乳再经过巴氏消毒，细菌数降到了合格，而后被卖到消费者手中。

但是，葡萄球菌在巴氏消毒之前产生的毒素，仍然存在于牛奶中而且保持活性。如果不幸被人喝了，就有可能患上急性肠胃炎。而这只是其中一例，牛奶中可能潜藏的细菌繁多，具体后果不一而足，很多也不是当下就能反馈出来，各位可以多品尝蒙牛伊利的平价奶，长期体验一下。

结果，我们拥有的只剩落后的奶牛品种、生产技术，还有被乳企利益绑架了的行业标准。

但作为凶狠远超虎豹豺狼的蒙牛伊利，又怎么可能只损害一个行业而已呢？

## 四、恶之花蔓延

自蒙牛伊利占据垄断地位后，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

他们可以绑架行业标准，可以恶性竞争打击对手，可以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悄然隐退，还可以不思进取，在 2012 年再度爆出质量丑闻：

2012 年，西安的大三学生在网上发布《我在内蒙古的十天——蒙牛冰淇淋代加工点实习记录》，将在蒙牛的实习经历形容为噩梦：生产地附近就是垃圾焚烧站，宿舍苍蝇漫天，他们必须每天工作 12 小时，喝水吃饭也要登记，有失误就要罚款，宿舍里贴着几十条罚款规则，没一个奖励规则，生产小布丁等产品的车间里满地都是污水，雪糕掉在地上也会被捡起来继续装袋。

一时间将蒙牛推上风口浪尖，蒙牛官方核查后报告属实，向公众道歉，微博则设置成不可评论。

其他奶企更是乱象横生，几年前恶性竞争的后果不断爆出，经历过三聚氰胺事件后，各大奶粉企业不专注提升产品质量，反而在消费者心理上不断钻研。

在多次奶粉安全事故之后，在中国家长们的心里，便宜奶粉已经约等于假冒伪劣产品，甚至可以说患上了“便宜奶粉恐惧症”，奶粉企业抓准中国家长的这个心理，不断提升奶粉价格，价格一度飙升到世界第一。

这直接让卖奶粉的飞鹤、合生元毛利率接近 70%，飞鹤董事长就曾直接表示：有低价奶粉，但消费者不买，认为贵的就是好。

合着中国父母买着全球最贵的奶粉，附带一份全球最重的担心，还要为中国奶粉质量低下背锅。

到了 2018 年，伊利竟然已经可以利用警方跨省追捕。

2018 年 3 月，北京一位男作家刘成昆，因为个人公众号上连载小说《出乌兰记》，结果被指影射伊利集团高层，然后被伊利指控，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。

很快，伊利本着“男女搭配、干活不累”的原则，在 4 月份，又指控山西女

奶农郭玉珍，由呼和浩特市警方跨省抓捕。

事件起因是郭玉珍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伊利压榨奶农，举报信的标题是《内蒙伊利公司如此欺压奶农谁来保护弱势奶农利益诉求》，指责伊利经常找出各种理由克扣奶站与养殖户的奶款，让养殖户和奶站遭受巨大经济损失，并且每月还变相把几千元不等的罚款摊派到奶农、奶站的奶款上，正所谓“风险共担，利润我独占”。

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好几年，但奶农敢怒不敢言，因为伊利蒙牛已经挤死其他奶企，他们不购买他们的奶，奶农就只能破产倒闭。

结果刚一发声，郭玉珍就被跨省追捕。

不知道跨省追捕是不是就是内蒙古的官方特色，从鸿茅药酒到蒙牛伊利，有求必应，我在之前的文章《“毒药”鸿茅药酒再登“优秀民族企业榜”，背后这三大权力机构功不可没》（文章已消失，之后有机会发给大家）中就曾发出过质疑，或许要真正彻查的，根本就不是鸿茅药酒和蒙牛伊利呢。

虽然蒙牛伊利带坏了国内乳业风气，让中国奶业反向进步，枉顾消费者权益，还压榨奶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蒙牛伊利就生产不出好奶了，而是不想给内陆人生产平价好奶了。

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，香港对大陆奶企提出质问，时任蒙牛 CFO 的姚同山在面对香港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：“我们发到香港的产品和出口的产品是一样的，保证比内地（大陆）的产品质量更好、更安全”。

到了 2019 年，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，蒙牛乳业 CEO 卢敏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：我们总把最好的产品投放到中国香港、新加坡市场。

从蒙牛和伊利对整个奶业、对竞争对手、对消费者、对奶农、对政府、对香港与整个内地的 6 种表现，6 大罪状，让我不得不质疑：你们的心，是不是已经坏了？

在如今两大奶企依旧顺风顺水，被册封为“民族企业”的当下，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质问，更没有人愿意回答。

## 五、后记

在国内疫情逐渐缓解，各行各业开始复苏之际，我反倒扒出蒙牛伊利的这些丑闻，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，甚至自己也要担忧会不会被强势的蒙牛伊利跨省追捕。

但我实在看不下去所谓“民族企业”的声浪，不是什么企业都配称民族企业，更不是什么企业都值得我们自掏腰包去维护，至少那些破坏整个行业，导致中国奶业倒退，压榨奶农，枉顾消费者利益的企业不配。

我写这篇文章，想质问的不仅是蒙牛和伊利为何不对自己曾经作过的恶负责，我更想问的是：蒙牛和伊利，你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坏了？你们想要龙头老大的利润，想要老百姓的腰包，你们是否又愿意担起龙头老大的责任？

我为什么要质问？又为什么要让他们担起责任？

因为占据垄断地位的他们，踩着的，是中国奶业的命运，是大陆十几亿人的生活，是中国在世界上的风貌与名声。

只要没有等来他们的回答，我的质问就不会停止。

他们不说，媒体不说，那就我来说。

历史不记得，我帮你记得。

如若有所触动，还望您能点赞让更多人看到，感谢阅读。